

长江日报

读+

2013—2014

找到热爱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日报编辑部 编

长江日报

读+

2013—2014

找到热爱

长江日报编辑部 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到热爱 / 长江日报编辑部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54-8626-4

I. ①找… II. ①长…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5932 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胡璇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方磊

责任印制: 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卓冠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1.5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读 + 如何可能

李皖

“读+”的意思，是要给阅读多加一点点。

在一个阅读传统分崩离析，阅读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浅表、越来越碎片化的年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贪心。一般来说，有“读”就不错了，还要“多加一点点”——加什么呀？怎么加呀？

5年来，《长江日报》坚持着这个主意，坚持着要“读”，要“加”，一直走下来了，从无间断。有“读”，是的，每周一次，一次三大版或四大版；“读”再多加一点，加了没有，加得怎么样，这得读者说，想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实践“读+”主张，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每期的封面访谈。现在，这集

合了 2013—2014 年封面访谈的集子,已经摆到了你的面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找到热爱》。

在我看来,就阅读传统而言,《读+》压根儿不是传统阅读。它其实是用了很另类的方式、以很“蛮霸”的手段,一周一次,力图给“读”一个重击,通过这重击,试图让“读”加起来。

必须注意到,《读+》是报纸的副刊,是报纸上的一个有机构件。

报纸的根本属性,是新闻性。新闻规律,左右着报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定律。那么副刊/阅读是不是也要依从新闻规律呢?当然要。这就是《读+》的探索。

《读+》是一个动态的、新闻化的副刊。每期封面,要做一个名家,指望用这一个版面,用这三千来字,能提炼这名家的智慧精华,将其一本书,甚至是一生的要旨,萃取出来。换句话说吧,《读+》的编辑记者们,希望你每次读个半小时,或会有半天、半个月、半年的阅读收获。

比如,阮仪三是个建筑大家,学术生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1980 年代以来,他促成了平遥、周庄、丽江等多个古城镇的保护。他的心得是什么?他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和古城镇保护行动,行至今日,他最深切的关怀是什么?显然,在这个领域,他是中国最高水平的,见识了他差不多也就见识了中国的古城镇保护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就访问他,弄清楚他的近期所行、所思、所想、所感。经他一谈,“拆真古董、做假古董”的时弊,暴露在聚光灯下了;“旅游不是古镇保护的最终目的”的正见,被你领悟到了。这都是时代之音,也是古建领域,最重要的见识、洞察、启示。

同样的,既然是新闻化,那么,选题就有新闻性。世上名家成千上

万,选谁上封面?这是个问题。《读+》的答案永远是,选那个刚好被时事触动,正在被眼下的世界所关注的;或者,大家都还没注意到,但是经《读+》这么一张罗,这人物就触动了时事,惊醒了眼下的众人。这话也可以这么说,《读+》的理想,是每周一次,希望通过与这一个名家的对话,以其眼界、智慧、思想、心得,以当前的一个机缘,使读者得以摸到时代的入口,让大众的关切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回应。

比如,叙利亚及其整个中东的动荡,何以如此?为何如此迟迟难解?我们联系上了香港凤凰卫视新闻观察员、战地记者周轶君,请她观察一番。史航因为批评郭敬明电影《小时代》,跟一大群四迷干上了,你来我往煞是好看。我们就请他来《读+》,系统谈谈他的电影观、艺术观、价值观,谈这个小时代背后的鸡零狗碎和不堪——他是名编剧嘛,在行也切脉。一个叫“罗振宇”的人,突然因为每天在你的手机里说1分钟话,然后再开讲一段“罗辑思维”,有了104万粉丝追他。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他怎么就把这事办成了?互联网怎样就改变了我们?我们与他访谈一番,微信新传播/新经济的模样,由此清晰起来。

这是一个人人都被更便捷、更广泛、更密切的通信工具连接的时代,相当有意思的是,通过《读+》的探索,仿佛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名家、大家都在这个《读+》的平台上,不管他说什么语言,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我们都能够把他找到,来一通对话,回答我们的急迫、深切之问。《读+》由此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办报模式——通过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去约请各个国家的名家、大家,实现采访,实现对谈,实现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

比如,这集子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道金斯,是个英国生物学家、科

学哲学家,有名著《自私的基因》。通过邮件,他接受了《长江日报》的采访,讲述了在进化论这个领域,人类的最新发现和进展。当然,采访用英文进行,完成后,又将英文转译成了中文。另一个是大卫·艾里克,美国人,国际动画电影联合会前常务理事,他通过《读+》访谈,解释了美国动画片为什么这么火,而中国动画片为什么成年人不愿意看。看了这期《读+》后许多读者发现,老外的视角,的确有些不是中国人易见的。

这么看来,《读+》相当美妙啊。不仅实现了“读”,还实现了“读”之上,加那么一点点。其实,我不是这么乐观。我的一贯观点都是,世上就没有这么好的事!醒世恒言永远都还会是那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读+》有点像是李小龙的截拳道,见招拆招,顺势而为,解那个大势;又像是某种金融术,巧取豪夺,仗着核心资源,博得巨利。它作为阅读的技巧是可以的,但若要想投机取巧,以为读书之道,做白日梦吧。

所以,最后,务必要特别强调这点:摆在面前的这一本书,只是一座桥,当然,桥是好桥。过了这座桥,越过了这条河,你得继续向前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不得虚招;大部分的路,都在桥后面呢。读书,整本地读书,系统化地思考,是《读+》无法取代,也取代不了的。《读+》的功德,只是引你上路。诚如书名所示,“找到热爱”。

那么,有缘在此一聚,然后就此别过。愿您一路远行,一路览秀,一路平安!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读 + 2013—2014 · 目录 ·

第一辑 中国与世界

- 003 胡锡进：我们都是为了中国更好
- 014 张良：汶川当年有太多悲壮的现场
- 022 周轶君：中东人民想过正常的生活
- 030 王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 038 阮仪三：忘本的现代化走不远
- 048 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
孩子们的问题常把院士难住

第二辑 文字也许比歌更能传世

- 059 行万里路——一位华裔青年的环球壮游
- 067 金字澄：饭局故事开出上海“繁花”
- 075 史航：做一个有情怀的“毒舌”
- 085 高晓松：文字也许比歌更能传世
- 094 张石山：传统礼俗存而不灭
- 103 饶平如：画下来，我就觉得她还在

第三辑 四海一家不是梦

- 113 新垣平：金庸小说中有多少真实
- 125 易中天：写春秋战国，比“割肉”还疼
- 131 倪慧如：四海一家不是梦
- 140 沈迦：谁是苏慧廉
- 150 孙郁：战斗之外的鲁迅很爱美

第四辑 面对艺术,人生苦短

- 161 靳尚谊:我最好的作品都捐给了美术馆
- 168 徐小虎:50 多幅吴镇,只有 3 幅半是真迹
- 177 刘雪枫:面对音乐,我深感人生苦短
- 186 沈黎晖:摇滚音乐节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 195 左宏元:音乐“民族风”会刮下去

第五辑 人类目前没可能飞出太阳系

- 207 道金斯:人不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 217 朱进:人类目前没可能飞出太阳系
- 226 蔡天新:用数学家的思维写诗
- 235 徐皓峰:王家卫的“逝去感”,落在了宫二的神志里
- 254 周铁东:好莱坞“主旋律”为什么能风靡全球
- 261 大卫·艾里克:不能用绳子绑,会教坏小孩子

第六辑 哪一场革命不是从实验开始的呢

- 273 流沙河：文字里有说不尽的文化故事
283 张执浩：诗歌是“活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
293 褚盟：99%的推理小说，都不值得看第二遍
302 罗振宇：哪一场革命，不是从实验开始的呢？

第七辑 这些没用的东西

- 311 器材不重要
313 民以食为天
315 从朱新建说起
317 也说鲁迅
319 这些没用的东西
321 中国表情
323 找到热爱
325 仰望星空
327 被误解的人与自然
329 人在工厂
331 平民城市

333 后记

第一辑

中国与世界



胡锡进

《环球时报》总编辑

2013.8.13

胡锡进： 我们都是为了中国更好

刘功虎 郑汝可

围绕胡锡进，一直有巨大的争议。他致力于“为时代辩护”的言辞，一方面随同《环球时报》的巨大销量传播开去，另一方面也招徕了无日无之的批评甚至谩骂，引发颇有意味的“胡锡进现象”。

他的数百篇社评日前结集出版，名为《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一个下午，我们走进了胡锡进所在报社的会议室，他也准点出现。五十多岁的他言谈恳切，脸上略有些疲态。

他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已有相当长时间。在微博江湖上,他的ID大名鼎鼎,有将近400万粉丝。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体制内微博影响最大的人”。他每一次网络发言,评论跟帖者几乎总是清一色的批评、讽刺、揶揄和谩骂,而赞同附和者寥若晨星。

采访结束后,我们踏上回汉的列车,发现他在自己的微博上留了言:“今天一家外省报纸的两记者为这本书千里迢迢来采访我,问得很尖锐。”而在我们握手告别的那会儿,他平静地说:“对你们的报道,我当然放心。”

胡锡进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超级复杂,处于剧烈而敏感的转型期,社会上对于国家现状和未来的表达应该理性。他说,他全部的言说都是希望国家和人民走得更好。

开不开微博,单位开了两次会

胡锡进是个幽默的人。他说他当初上新浪微博“是让他们骗去的”。刚开始听说出了微博这个新生事物,上面有很多关于《环球时报》的负面指责,报社领导层认为胡锡进亲上微博有好处,可能代表《环球时报》发出另一种声音。他透露,当年为了上不上微博,报社还开了两次会,一半多一点的人支持,一半少一点的人反对。

上微博之前,胡锡进没见过微博长什么样。在半糊涂状态下,他登录进去。第一天就涌入五六千个粉丝,大部分都是批评声。胡锡进是军人出身,心想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走掉。有些人心理素质不够强大,脸皮薄,像方滨兴,一个礼拜就被骂走了。“我如果早知道微博是这个

样子,可能根本不会进来。但是,我既然做了选择,就要坚持。这是我一贯的处世哲学。”

骂的人多了,胡锡进慢慢变得习惯。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坚持自说自话。他在微博上从来不动粗口,不跟人恶语相向。他觉得微博是个讲理的地方。

批评胡锡进的话,最严重莫过于说他“叼飞盘”。其实细翻他的书,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中国问题确有很多揭示和真知灼见。他多次撰文呼吁提高政府公信力,强调舆论监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呼吁严控“三公”消费。他独到地认为国家间价值观冲突实际上越来越小,更多的是地缘政治摩擦。

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胡锡进多数时候保持娓娓道来的语气,间或提高一下音量。也许是因为平日里工作太忙,他一直处于疲惫状态。中间隔着会议桌,面对我们说话,他有时会靠在椅背上,身子稍稍倾斜,以让自己更舒适一点。说到关键处,身子重又坐正。“我在生活里也发脾气,也会跟人起冲突。但是在虚拟的网络上,我反而从来没动过气。”他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更需要平心静气讲道理。

在胡锡进看来,微博迄今还是一个相对较杂乱的场所,理性很难占主导位置。在这种环境下,他觉得自己受到一些攻击指责很正常,但谩骂成灾表明某些失态的人也需要反思。

继续改革是全中国的共识

胡锡进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此次出版的新

书主旨也是“论复杂中国”。胡锡进清楚明白,所有的社会、国家、人都是复杂的,他之所以将“复杂”列为关键词,放在讨论中国问题之前的“限定词”,是因为他觉得把中国说得特别好或者说得特别坏的做法都有失偏颇,都不符合实际情形。他反感对复杂事物进行简单的二元区分,认为那样会带来不负责任的、难以预想的后果。

他长期观察和比较各国状况的心得是,中国的复杂性超过一般国家。中国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负担,国家历史长,人口规模大。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历史机缘很特殊,很珍贵,可能稍纵即逝。中国同时具有某种强大性和落后性。中国农村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比东欧、日本差很远,但是综合国力却又超过了他们。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出现的,而不是在过去的彼此分裂状态下自然演化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历史现实具有某种高度的契合性,但拿到国际环境下一比较,却又是特色鲜明。

“可以说,人们很容易找到足够的素材和理由,轻易否定这个国家的发展。你坐在王府井大街或者江汉路边的雅座里刷微博,满眼都是负面消息,可是望望窗外,那种繁荣和宁静会让你惊叹。虚拟与现实,就这么倒了个个儿。”

胡锡进自认是坚定的改革支持者,大伙儿争得面红耳赤的无非是改革的路径和节奏问题。“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动利益。利益不触动不行,触动太大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比如户口,就很棘手。”

他认为改革要坚决,但过程一定要平稳渐进。苏联式的改革非常激烈,苦果也比较多。当然,他们现在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他们的改革是以牺牲一代人利益的代价来实现的。有的人可能认为,为了一